長篇小說金典獎總評

評審——彭瑞金

2016年共有30部作品進入複審。以一年產生30部長篇小說而言，平均每月即產生2.5部長篇小說，可以說是臺灣小說豐收的一年。

2016年的臺灣長篇小說金典獎，是由季季、平路、高天生、楊照和我五位委員共同評審出來的。今年的小說金典獎共有32部作品參賽，在初審到複審的過程裡，分別有一部作品因為出版日期不符徵獎簡章的規定喪失參賽資格，另有一部自行「退出參賽」，共有30部作品進入複審。以一年產生30部長篇小說而言，平均每月即產生2.5部長篇小說，可以說是臺灣小說豐收的一年。何況，合理推想，恐怕在這30部作品之外，還有比30部更多的作品未提出參賽，若然，在不算寬敞的臺灣文壇，長篇小說的創作風氣，也可說是相當蓬勃了。

本來文學獎設立的目的，鼓舞普通的創作風氣遠遠比挑選出參賽的優勝作品優先重要，尤其是像小說金典獎這種只有一名優勝者的「比賽」。小說金典獎多年辦下來，在創作者的心目中早已豎立標竿的作用。以每年都有這麼多的小說創作者投入長篇小說的行列，可以說金典獎已發揮強大的邊際效應了。當然執國家文學牛耳的臺灣文學館居功厥偉，但也不要忘了，國藝會的長篇小說創作補助辦法、各家出版社，以及民間機構舉辦的長篇小說獎，共同出錢出力打造出來的臺灣長篇小說創作環境，都有其推波助瀾的貢獻。

小說金典獎從8月到11月上旬，經過將近3個月的評審過程，評審們要從這些繽紛燦爛的創作中，形成共識再挑選出一部優勝作品來，的確需要有一段冗長而複雜的討論過程。在複審的階段，雖然委員間有一些共識，我們並不太困難的即挑選出邱致清的《水神》、阮慶岳的《黃昏的故鄉》、王定國的《敵人的櫻花》、陳耀昌的《傀儡花》及馬家輝的《龍頭鳳尾》等五部作品進入決審。其實五位委員中有人對於這五部作品之外的某些作品，都還有一些個人的堅持，但畢竟最後只有一位作者能獲得殊榮，每位評審大概都只能「努力」捍衛個人心目中的第一名。

以今年參賽的30部作品，內容、題材、表現方法都非常多元，在屬性這麼豐富、作者文學觀分歧，又多各擅勝場的作品中，不僅不能以單一的成績或以評審個人的文學評價標準一以貫之。決審會議時，在進入最後表決階段前，委員們大致上有些基本的共識是：一、小說金典獎是全國矚目的文學獎，選出來的作品必然是可以和社會有可能產生共鳴、可以對話的作品，其次，獨創、前衛的作品表達技巧、形式、觀念，應該獲得肯定，但由於它是國家級的，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的文學獎，得獎作品對臺灣文學，尤其是創作者們可能發揮的啟迪，文學觀、文

學潮流、文學風氣的影響也應納入總體評價時的考量。完全可以預期的是，評審們最後的共同決定，並不容易面面俱到。決審會議的第一輪，投票只有《傀儡花》獲得3票，得到2票的卻有3篇，可見勝負之間產距只是些微，其實也就是上得了梁山的都是各有來頭的英雄好漢，每一部進入決選的作品，都有他人無法取代的優點。第二輪勝出的《傀儡花》，也是複審會第一回合投票唯一就勝出的作品，可見它在評審委員們中的共識性最高。得獎的陳耀昌醫師多年前即以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入圍金典小說的決審，此番有志竟成，同以臺灣歷史素材小說得獎，毅力可佩，恭喜他。文

臺灣文學的豐收年

文———高天生　　圖———國立臺灣文學館

五部入圍作品各具指標性意義，值得進一步考察和探索，藉以窺看臺灣文學新潮流的未來動向。

2016年是臺灣長篇小說的豐收年，入圍「台灣文學獎」決審的五部作品，包括陳耀昌《傀儡花》、邱致清《水神》、阮慶岳《黃昏的故鄉》、王定國《敵人的櫻花》、馬家輝《龍頭鳳尾》等，更各具指標性意義，值得進一步考察和探索，藉以窺看臺灣文學新潮流的未來動向。

1949年生於臺南府城古台江內海沿岸西門路、友愛街口的陳耀昌，是臺大醫學院教授和知名醫師，跨領域寫臺灣史小說，讓人驚艷且一鳴驚人，曾自嘲是最老的新銳作家，《傀儡花》得獎，他的感言是「比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還高興，因為這代表我得以同時立足我熱愛的醫學及文學二大領域。」

陳耀昌2012年出版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，就入圍台灣文學獎，獲得文學界的讚譽和讀者極大迴響，銷售量超過兩萬本，在紙本長篇小說不景氣的年代，締造了空前的奇蹟！陳耀昌的臺灣史小說，情節曲折、高潮迭起，讀起來津津有趣味，且欲罷不能，有人甚或因為不忍罷手而讀到熬夜不睡覺，被枕邊人懷疑是在讀什麼「刺激性」的邪淫作品，但檢查後發現內容又沒啥不妥，只能徒呼負負。

據了解，陳耀昌小時候住家的對面，有一家戲院，他常跑到戲院看電影，因而他當時也衍生了「導演夢」，夢想有一天能當大導演。陳耀昌寫臺灣史小說，不知不覺間就是運用了許多「電影元素」，例如透過真實人物和虛擬人物交錯進行的手法，以及許多「場景」替換出現，讓故事情節活靈活現等，都讓他的小說更易讀和有趣。

許多賣座、好看的電影，都有漂亮的女主角貫串其間，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的瑪琍婭、《傀儡花》的蝶妹，都是陳耀昌特別構思出來串場的「女主角」類型，他的小說若要拍成電影，只要導演選角用心、用力，找到國色天香的女主角，豈能不大賣座和大紅大紫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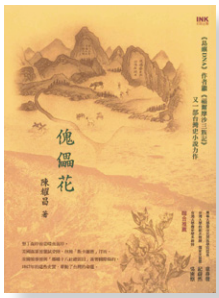
《傀儡花》所以受到評審的青睞、肯定，不是因為這是一部「愛情大戲」，而是背後還有很強烈的理念貫穿其間。「文以載道．意在言外」是世界知名經典小說的主心骨，透過1867年真實的臺灣史事件，以及原住民、福佬、客家和異國風味的洋人等真實歷史人物的登場，陳耀昌順手傳播「多元族群、多元文化、多元社會」相互包容、融合，藉以構建嶄新臺灣史觀的「道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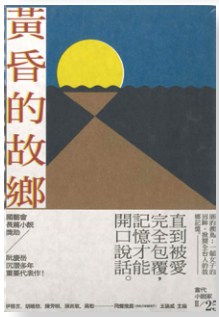
相對於《傀儡花》的易讀有趣，阮慶岳的《黃昏的故鄉》，作者在書寫過程運用了很多「文學技巧」，同時，他也具特強企圖野心，包括1949年外省人轉述來臺的創傷、「生為臺灣人的悲哀」、本省外省的扞格、強人政治的破敗、社會經濟轉型、兩岸關係新轉折、世紀末主體意識的興起等等，但或恐也因為「賣點」太多，反而不容易衍生「聚焦作用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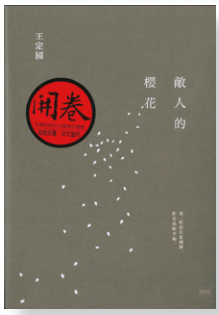
〈黃昏的故鄉〉是首臺語歌謠，且是公認的臺獨「國歌」，流浪的人、無厝的渡鳥云云，阮慶岳的小說很難與這首歌劃上等號，其開端也是「愛情故事」，一個來自臺灣南部小城、土生土長的客家女子，憑媒灼之言嫁了具優勢資源的外省公務員，究竟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？有人從阮慶岳帶有神秘主義和浪漫色彩的寫作風格，想到戰後第二代的七等生，但七等生當時是因特殊的政治氛圍，不得不「欲言又止」，阮慶岳卻是主動選擇「禁忌」題材，刻意透過獨特的書寫技巧而擴增張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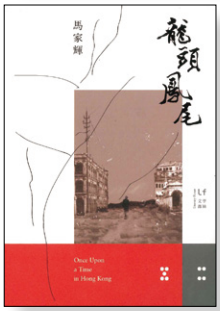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九〇年代後的社會蛻變、政治解嚴、知識解構、身體解放，一股股風潮吹拂，阮慶岳創作量龐大，2004年來已陸續完成「東湖三部曲」，包括《林秀子一家》、《凱旋高歌》、《蒼人奔鹿》等描寫庶民文化和特具地方色彩的長篇小說，早已讓臺灣文壇側目和關注。《黃昏的故鄉》，透過女主角林惠君和外省老公馮正綱及唯實、唯虛兩個兒子，一家人幾十年的生命軌跡和互動，建構了現代主義的「寓言」。「寓言」真正要傳達是神道、魔道或人道，有待讀者進一步探索。

《敵人的櫻花》主線也與愛情有關，但通俗的「失妻記」的劇情，在王定國生花妙筆添加商戰質素，又配合流暢









2016年長篇小說入圍作品。

文字節奏、特殊表現技巧後，儼然在質上大幅提升，「把他人的悲劇看作自己，而展開救贖和希望的旅程」，點石成金的效應，值得用心玩味。

敘述者我和秋子，是一對新婚夫婦，年老而有好名聲的富豪羅毅明卻橫刀奪愛，秋子失身後失蹤，愛情的變質讓我的生命軌跡衍生變化，羅的女兒白琇卻又陡然出現，究竟是為了贖罪？抑或另有所圖？不只是悲情，寫作老手王定國透過這樣的情節、故事，能夠破除人性的執迷和虛偽嗎？

1978年生的邱致清，是真正的年輕、新銳作家，《水神》是他的長篇小說起身砲，選擇的題材是具超高難度的「商戰」，一個家族、五個世代的興衰，串結臺南人的悲喜榮辱，小說易讀好懂，卻有許多「意在言外」的驚喜，等待有緣人去探索、挖掘。

臺南府城是「眾神的故鄉」，知名廟宇的背後，隱藏許許多多歷史故事，如「水仙宮」供奉五尊神明，祂們是「水神」，也是「商神」。水神既是大航海時代，航海船員的守護神，也是財富的象徵。邱致清以糖商李氏家族五個大世代、三百年興衰史，對照大禹、項羽、寒冱、伍子胥、屈原等五尊水神原型，他書寫的不僅是一個商業家族的人生軌跡，更見證了數百年來古都城市的潮起潮落。

相對於前述四部長篇的各擅勝場，《龍頭鳳尾》的入圍已經具有很強烈的象徵意義，馬家輝是香港灣仔人，臺灣大學心理系畢業、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碩士、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博士，他既擁有高學歷、生活經驗非常豐富，是一代怪才李敖的粉絲，寫作專欄三十餘年，年過五十才開始寫小說。

《龍頭鳳尾》書寫的是香港大時代的縮影，一九三〇年代末，兩個男人、黑白兩道、東方與西方、龍頭成鳳尾，一段交織的時代風雲和江湖傳奇，被譽為是2016年最生猛的華文小說，媲美「上海灘」、「無間道」等電影賣座大片。雖然寫的是香港的故事，但俚俗文字、寫作技巧都頗有可觀、可望成為壯大臺灣的養分！

得獎囈語

得獎感言——陳耀昌 作家
攝影——莫佩珊

「真不想寫這篇文章。」

什麼文章？

「得獎感言啊。」

不是才1200字嗎？

「唉，你知道的，我最不習慣寫自己，500字都嫌多。」

總是要寫啊，別人不是都已經交卷了嗎？

「唉，寫了好幾遍了，就是不滿意。不是平庸無新意，就是流於肉麻。」

談你寫《傀儡花》的動機啊！

「在《傀儡花》的後文不是已經交待了嗎？」

那講你為什麼要寫歷史小說。

「更正！我早說過了，我的書，不是歷史小說，是『小說化歷史』。所以老實說啦，這樣還得獎，讓我有些心虛…」

還好啦，你的小說，有戰爭，有愛情，熱鬧得很啊（笑），而且不少人說你對女主角的心理描述很入木三分呢！

「那是因為我左腦及右腦都一樣發達。或者說，我的心中住著一位女性…」

（笑）算了吧，你動作魯莽，粗心大意。…好啦，看你一臉正經的樣子，我也正經問了。你老是掛在口中，要「建立多元史觀」，你覺得臺灣有多少人認同你的想法？

「愈來愈多了－我能得獎就是證明。」

（笑）少臭美了。那麼，你也一直強調，要「建立臺灣英雄史觀」。你成功塑造了幾個臺灣英雄？還有，歷史小說的主角一定要是英雄嗎？

（有些猶疑地）「我不知道我成功了沒有，雖然我很認真在做。我很認同卡萊爾（Thomas Carlyle）在《英雄與英雄崇拜》中說的，『歷史就是英雄的事蹟』。讓我反問你：讀完《傀儡花》及《三族記》（語氣變急），你覺得鄭成功是英雄嗎？陳澤是英雄嗎？揆一是英雄嗎？卓杞篤是英雄嗎？李仙得是英雄嗎？」

（笑）慢慢來，不要一次問那麼多，我記不起的。不過我想，每個讀者心中各有不同感受。

（打斷對方）「在我心目中，他們都是在臺灣這塊土地上走過的英雄。正確地說，也許他們有些人應算是悲劇英雄，而悲劇英雄其實更感人。」

這一點我同意，一本小說，只要能有一個角色讓讀者們感動、回味，你就成功了。

（搖搖頭）「那不夠。我希望，有更多的國際人士能知道這些發生在臺灣的歷史故事，而不是只有臺灣讀者。」

你真是野心不小。

（不理會）「譬如說，今年的10月10日是臺灣原住民頭目卓杞篤和美國駐廈門總領事李仙得簽訂『南岬之盟』的150周年紀念呢！這是臺灣人所簽訂的第一份國際條約喔，而且聽說原稿仍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，難道這不應該更廣為國際知道嗎？」

（若有所悟）但是外國人看不懂你這本中文小說啊！

「所以我真期待有人來翻譯成外文，或甚至拍攝成電影啊！你可知道，李仙得正是『末代武士』中，湯姆克魯斯所扮演的角色的原型啊！李仙得後來因為蝶妹不肯嫁他，所以由愛轉恨，跑到日本，策動牡丹社事件…」

好了，好了，你不要做夢了！！